

# 汪精衛這個人

陶菊隱

陶菊隱寫民國史話，近代人物，堪稱一絕。他的「六君子傳」、「督軍團傳」、「吳佩孚傳」三部作品風行全國，傳誦遐邇，歷數十年而不衰。

。適近文海出版社編印「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復將其所著「督軍團傳」列為中華民國建國六十年紀念三輯印行。然而中外雜誌却在資料室中存有陶著「不堪回首話當年」一篇，對於在民國政壇上「翻手為雲覆手雨」叛國降敵的汪兆銘（精衛）有刻劃入微，賅括其平生的描寫，自汪精衛的身世寫到他初以革命份子通衰，復有聯共反共，投靠中央背叛中央，由轟轟烈烈的革命志士變作遺臭萬年之漢奸賣國賊，一生之反覆無常，政客嘴臉，簡直活脫紙上，入木三分。當年內幕秘勿，政海風雲尤且本諸嚴正立場和盤托出，實為不可多得之傑構。正由於往事如烟，明日黃花，遂更具有珍貴之史料價值，為配合上期樂恕人先生的抗戰採訪錄第七章「和平運動與汪派降敵」特為刊出，並鄭重為中外讀者推介。

——編者謹識

## 窮師爺的老來子

我當初對汪精衛的印象原是不壞的，或者如一般人一樣為他的虛聲和偽態所惑，經一位朋友指點我：「你所見的是他的外貌而未會進一步作內心的透視。汪是個外柔內剛、行動矛盾、自尊與自卑心之交織、祇爭政權而不擇手段的人。」說這話的時候汪還是舉國謳歌的黨國領袖。從此我留心體察，證明那位朋友的相人術比我高明。

三十四年春間上海已臨毀滅的前夕，奸偽報紙還在歌頌死人，對汪作種種歪曲誇大宣傳。汪葬在梅花山——明孝陵前的一座山頭。這實在不是汪生前的理想。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六日行政院討論朱培德應予以國葬的事，汪忽然感觸到自己的身世，曾親筆預寫遺囑，死後當葬於廣東的白雲山，墓旁植梅花數株，僅書「汪精衛之墓」五個字。先是汪陳（璧君）等在該山山麓購地七畝，葬了幾位革命的殉難志士。他欲於死後魂歸一處，乃有此項遺囑。但是汪死後滬粵交通梗塞，

乃依陳璧君的建議就近葬在梅花山。

汪的祖籍是安徽婺源人，後遷於浙江之山陰，曾卜居數世。其父省齋（名取）宦游於粵，乃入番禺縣籍。其生母吳氏却是真正的廣東人。汪於光緒九年（一八八三）三月二十八日已時生於三水縣署，其父年已六十二歲，母的年齡比父小三十歲。其嫡母盧氏生有一男三女，男即汪的兄長汪兆鏞。汪名兆銘，因排行最幼，故字曰季新（汪的部屬常呼之為季公），一字癸辛。精衛是他在民報時所用的筆名。

父親在縣衙門裏做窮師爺，過着極端清苦的公務員生活，但還根據「世代書香」的舊腦筋，五歲就把他的晚子送入家塾。晚間還得抽出工夫來親自督課，授以王陽明傳習錄及文史諸書。

十三歲喪母，十四歲喪父，汪的幼年走的是步墓庫運。他繼續受教於長兄兆鏞。兆鏞待他極嚴，顏色不稍假借。汪的學業得了他的力，但是又怕他又恨他。後來汪的個性外表像極謙和，內心却極狹隘，報仇與爭功之念交織，便由於幼

年的心境所養成的，汪尚有二兄兆鉞、三兄兆鈞均爲同母（吳氏）所出，且均受教於兆鏞。兆鏞生性冷酷，庶母生前亦深憚其人。汪有「秋庭晨課圖」爲紀念其母而作。

因家境清寒，十七歲汪就做了教書匠（糊獮王），束修月纔十元。同時從他的姊夫袁尹白練寫字。十九歲（辛丑年）縣府試皆列第一，以此受知於學使朱祖謀，補了一名附生。二十一歲（光緒二十九年即一九〇三年）考取留日法政大學速成科官費生，即東渡留學，時值日俄之役，一年半畢業，又以自費生升入法政大學專科，其經濟來源是由譯書而來。

那時候在日本的華僑和留學生分爲保皇、革命兩大壁壘。一九〇五年七月孫中山先生到日本與黃興會合，創立同盟會於東京赤坂區榎町黑龍會內，汪與朱執信往謁孫先生加入爲同盟會會員。那時候中國青年對滿廷一致吐着不滿的怒火，有變法和推翻清室的兩種趨向，莘莘學生不歸楊則歸墨，而徘徊於歧路者亦不乏人。這一年汪謁保皇領袖梁啟超於橫濱未遇，才改投孫黃的懷抱，這是他生平最大的幸運。

## 上北京炸攝政王

七月三十日同盟會開籌備會，汪任起草會章，九月十三日留學生開歡迎中山及慶祝孫黃合作大會，汪與胡漢民均參加。八月二十日同盟會開成立大會，公推中山先生爲總理，汪得爲評議員。同時革命派爲對抗新民叢報（保皇系的機關報

），特創立民報，延聘由滬出獄的大文豪章太炎爲主筆，汪爲撰述人之一。

這個年僅二十三歲血氣方剛的少年裝着一顆不居人後的野心，竟敢打倒文名瀰漫全國的國學大師而奪其主筆之席。而那時候保皇黨有梁任公縱橫上下的一隻筆，能指鹿爲馬，能把死人說活的章先生，所以奉承之唯恐不謹，怕他走到不同的路線上去。果然他被汪一頂撞，氣得擲筆就走。革命中堅黃興、宋教仁都責汪不應逼走他，同志們也都罵汪「逞個人之意氣，而使本黨喪失了一個具有號召力的文壇宿將。」

清廷見革命黨的聲勢日大，請求日政府予以取締，而西園寺內閣公然壓迫黨人出境。汪、胡遂隨中山先生赴河內，民報被迫停刊，陳天華忽而自殺。那時候汪的長兄在兩廣總督岑西林幕中，還替兄弟說妥了一頭親事是同事劉子蕃的妹妹。後來得知兄弟當了革命黨，嚇得他向番禺縣遞呈「驅逐劣弟，永絕家庭關係。」汪也有信給長兄「自絕於家庭」，且不承認劉姓的婚姻。劉女初還矢志不嫁，後經乃兄苦勸才改適他人。

革命搖籃地由東京移到南洋來，在海天溫暖之一角，游說華僑「有錢的出錢」爲購械和運動軍隊之用。光緒三十二年即一九〇六年革命黨在欽廉舉義失敗，清廷又要求安南驅逐他們，汪隨中山先生逃到新加坡來。檳榔嶼小蘭亭是當地華僑的俱樂部，汪在那裏邂逅了番禺人陳璧君，她是富僑陳耕基的女兒（那時候叫陳冰如女士）。一九〇九年即宣統元年保皇黨死了個「賢聖

之君」，國內外的空氣才漸漸地變過來，開始以革命黨爲救國之對象。中山先生命二十七歲的汪赴荷屬文島向華僑募款，在那裏遇見了他的對頭章太炎，章因恨汪而及孫，與陶成章等在南洋各地排斥中山先生，另組「光復會」以資號召。這雖由於章的氣量小，而汪以少年意氣之私不惜分化革命陣線，亦有應得之咎。他在文島不得志而歸。

這一年又有鎮南關之失敗，中山先生赴美募款以圖再舉。汪胡等在新加坡創辦中興日報，與該地保皇黨的機關報總匯報展開筆戰。其間汪曾赴仰光一次。那時候陳璧君在日本，汪也追蹤到日本去（因與同志意見不合），同志竟不知其蹤跡，以後他在日本與黃復生、喻紀雲、曾醒、方君瑛、黎仲實、陳璧君等組織暗殺團試驗炸彈，被日本警察驅逐出境，十一月乃與陳璧君、喻紀雲等潛赴北京，遇川人黃樹中、羅世勛等（黃就是後來頗有名的黃復生，因不死而更名）。這兩個受了吳樾謀刺五大臣的影響，想刺殺攝政王。他們四人遂在順治門外大街江西會館附近開設守眞照相館爲進行暗殺的祕密機關。

汪偕黎、黃、陳、方等回到香港，在黃泥涌祕密製造炸彈。不久再度北上。臨行時他留書中山先生作別，有「欲維持團體，要在努力於事實之進行，則灰心者復歸於熱，懷疑者復歸於信」之語。先生曾力加勸阻，汪的密友胡漢民先生也聲淚俱下地勸他不要幹這無益之舉，他都不肯聽。且作書告別南洋諸同志略謂：「……今者將赴北京，此行無論事之成否皆必無生還之望，故預

爲此書託友人漢民代存，事發後卽爲代寄。……弟將爲此事，生平師友知而責之，以爲死之易不若生之難。願以革命之事，當就其性之所近者擇一而致力焉。……死者已矣，生者因將來革命之風潮日高，而其所負之責任亦日重，其勞瘁苦況必有十倍於今日者。弟不敏，先諸同志而死，不獲共嘗將來之艱難，誠所愧慙。弟雖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事後胡爲之大作宣傳，這些都是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獻。但是後來汪胡的感情壞到極點，而汪由一個慷慨悲歌的志士變成了卑劣無恥的奸魁，真是誰也料不及此的。

### 和袁世凱相勾結

宣統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晚由羅、黃二人担任埋炸彈的工作，因地安門外銀錠橋爲攝政王上朝必經之地，乃在橋下埋置炸彈，包炸彈的鐵罐是在驛馬市大街鴻太永定鑄的。不料事洩洩露，黃復生先被捕，汪亦在東北園住宅被捕。這在當時是一件震動朝野的大事。汪被捕時口占四絕：（一）啣石成癡絕，滄波萬里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鷗浮。（二）姹紫嫣紅色，從知煊染難。他時好花發，忍取血痕斑。（三）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四）留得心魂在，殘軀赴劫灰。青燐光不滅，夜夜照高台。他的供詞極長，有「法之待安南，視其國王如一敝屣，而國王乃日仰其鼻息以求活」之句。清廷的民政部尙書肅親王善耆以爲在籌備立

憲的時期殺幾個黨人無濟於事，不如採取懷柔政策以示朝廷之寬大。他的眞意是想從汪的口巾得知革命黨的內幕，從而採取疏導的策略。他說服了法部尙書廷杰和攝政王（廷杰本來是主張處汪以極刑的），判處汪、黃二人終身監禁，羅監禁十年。汪在獄中備受優遇，肅親王不時地跑來探望他。另一個探監的是他的情人陳璧君，汪賦金縷曲報之。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清廷起用袁世凱，法部尙書紹昌奏請釋汪，其所持理由是：「其供詞無狂悖之語，而熱忱苦志時流露於公庭對簿之間。似此舊學新知，實屬不可多得。其才可用，其志可悲。倘蒙天恩釋放，加之驅策，當更感激聖慈，濯磨自効。」那時候汪竟變成一個紅人，粵督張鳴岐奏請調粵試用。九月十六日清廷明詔釋三人，發交廣東候用，每人發給川資三百兩。汪在獄的時期剛剛是一年半。

他出獄時頗像奏凱言旋的英雄，提牢官還向他作了個長揖，當天下榻於驛馬市大街泰安棧。他作書答謝肅親王和內城總廳廳丞章宗祥。那時候袁世凱早已計劃着在清廷和革命黨對峙的局勢中製成第三者的地位。他的第一號智多星就是民國初期最大的政治陰謀家趙秉鈞，看中了汪是個可供利用的人物，勸袁從張的手中搶過來。袁便奏請留京試用，獲得清廷的許可。袁命汪與楊度共組國事共濟會，又命長子克定與之結盟爲異姓兄弟（袁慣用這個手段籠絡當時的人才）汪亦看中了袁是當時炙手可熱的強權（曾偕克定赴滬上訪世凱）而願入其彀中。後來崇拜強權變成了他畢生的特性，甚至屈膝於外國強權之前，足見其生

性如此而非偶然的。（汪因羅的供詞牽涉他，終身啣之刺骨。又擅以三人的川資捐作共濟會的開辦費，因此羅不得回川）。

清廷有兩個著名的貝勒：一爲貪污的載洵，到奉天時不肯下車，索貂皮三千套，罄奉天所有不足此數，地方官吏乃派急足進京採辦；一爲清廉的載濤，其黨徒有良弼、吳祿貞等，袁之再起走的是慶記路線（貪婪的慶親王）。載濤認清者必此人，乃派吳的第六鎮移防石家莊，旋保舉爲山西巡撫，命他斷袁的歸路（袁在孝感督師）。而吳也想剷除袁的勢力，他另有目的，想響應革命軍推翻清室。袁識破了吳的心機，遲遲不敢北上，暗中却賄通吳的部下刺殺吳，才敢進京就所謂內閣總理大臣之任（開北洋派收買別人的部下倒戈的一個例）。但是他的另一眼中之釘良弼仍健在。他不敢殺袁宗室留一背叛清廷的惡名，想用借刀殺人之計假手於黨人以殺之。所以放了一種空氣說：「清廷願與革命軍講和，宣佈共和政體，阻撓和議的便是良弼這一般人」（這些過程我在「六君子傳」一書內寫得很詳），果然激動了黨人彭國珍，持奉天講武堂監督崇恭的名刺，冒名往謁良弼，劈頭投一炸彈，二人同歸於盡。彭的消息得自黃復生，黃又是從汪的口巾聽得來的。不但如此，崇恭的名刺也是由袁交給汪，再由汪交給黃的。這明明是一件政治性的陰謀，而彭烈士不過供袁的間接利用，而爲汪的直接工具。

黃、汪勾結的內幕，湖北人魏宸組也能道其詳。袁於九月二十三日由彰德進京，翌晚卽召汪密談，所談的便是設計害良弼和怎樣聯絡革命黨傾

覆清廷的機密大事。二十五、六兩夜繼續會談，汪介紹魏加入團體，魏是當時的外交部主事。以後每隔三五日袁必密召汪一人或汪、魏二人共談，談的時間都在深夜，習以為常。有一天汪偶然私告魏：「我不過想利用袁世凱而已。你能够用炸彈炸死他嗎？」嚇得魏連連吐着舌頭說：「這件事我斷乎做不到。」

### 投機取巧觀其變

十一月中山先生返國抵滬後，汪暗中受了袁的使命偕楊度南下襄贊南北和議。他外貌還站在革命黨的立場，骨子裏却已化身為袁的策士和間諜。是月中山先生膺選為臨時大總統，汪在滬與陳璧君結婚。婚後中山先生派他北上迎袁。不久他又南下，一方担任北方議和全權總代表唐紹儀的祕密參贊，一方又為南方總代表伍廷芳的公開參贊。他下榻觀渡廬（伍宅），每日有密電與袁往來。

袁叫他包辦革命黨的事，把革命黨圈進來做袁的私人工具。民元一月二日灤州獨立（反袁運動），袁有電切責他。他說：「這不干革命黨的事，是土匪行為。」是役起義者王金銘等都戰死。一月十五日通州革命失敗，袁又有電質問汪：「你怎樣不能約束革命黨的行動呢？」汪仍答以「是土匪。」一月十六日袁在東華門外遇刺，張先培等被擒就義。袁實在忍不住了，電汪說：「這難道也是土匪嗎？」汪答：「當然是的。」一月二十九日天津舉事失敗，袁又罵汪事前防範不

力。汪在南京擬電待發，仍指為土匪。這個電報被陳紹唐看見，揮拳擊汪，汪遂不敢發出。

汪取得同盟會北方支部長一席，回到北方進行兩面光的工作。二月間袁向他表示：「北方的土匪何其多，都假革命黨之名以行！我如果辦他們，別人會加我一個摧殘志士的罪名，請你帶二十萬元到天津解散那些五花八門的革命黨罷！清朝的命不是已經革掉了嗎？叫他們好好的回去耕田，別再幹殺人作亂的勾當！」那時候清吏對政黨缺乏認識，以為革命的對像是清廷，清廷既倒，革命目的已達，黨的組織就應該不復存在。袁的腦筋也是這一套。

二月二十日汪在天津北洋醫學堂召集各黨聯席會議，宣佈各黨應一律解散，黨員按名資遣回籍。時有胡鄂公派人運來灤州殉難者棺木七具陳於天津車站，以此激動公憤，多數人拒不受款。還有熊載陽懷手槍到醫學堂來想殺汪，經友人阻止而罷。

汪知道袁的第一步是解散北方新興的各黨派，其第二步與同盟會為敵，以造成其稱王稱霸的唯一勢力。他不願在夾攻中奮鬥而欲坐觀成敗，乃有歐美之行，同時還贏得成功不居的美名。

果然汪的估計不錯，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後，接下去便有宋教仁被刺、袁向五國銀團借款「平亂」的惡劇發生。二次革命失敗，中山先生亡命日本，十一月國民黨被袁解散，黨人在日本另組中華革命黨。那時候汪逗留巴黎，所與游者為李石曾、蔡元培一般雅人高士，在里昂創設中法大學，不但不為袁所忌，

且命克定召他回國担任要職。他於民國四年歐戰發生時返國，到滬後即轉港。民五討袁軍起，他又溜到法國作壁上觀。這時候是他沾名釣譽的時期，國內有「斯人不出」之嘆，而他却因袁與革命黨未知鹿死誰手想靜觀其變，實在是投機取巧的行爲。

民六（一九一七）護法之役，中山先生在廣州被舉為大元帥，召汪返國，汪於漫游英、德、芬蘭等國之後繞道西伯利亞返滬，在滬組織道德會，以不參加政治為號召，還是觀望形勢的動機會。民七軍政府瓦解，代之者為七總裁的政學系政府，北方則有徐世昌登台，南北相持不下，汪在滬主持建設雜誌。是年雙十節中華革命黨仍恢復國民黨之原名。民八廣州政府派汪為南方巴黎和會代表，汪辭不就，又飄然由日渡美，旋以私人資格赴法。舟中成詩有「故國未須回首望，小舟深入浪千層」之句。民九陳炯明回粵，迎中山先生恢復軍政府，汪又由海外歸來，民十被任為廣東教育會長。汪發表六不主義並組織六不會，有「不做官、不當議員」等信條。

民八的五四運動乃中國民族醒覺的一個信號，却也是共產主義輸入中國的始基，不但華北人民受了深刻的影響，且逐漸拓展到華南來，以上海為策動的大本營。民九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陳獨秀、李大劍等為其中心人物。蘇聯鑒於要聯絡中國固有的革命政黨，力量才够雄厚，乃於民十派馬林赴粵謁見中山先生，同時却又與北方的軍閥政府周旋，是她的雙管外交政策。不料民十一月陳炯明叛變，中山先生被迫離粵赴滬，汪亦

隨往，即奉派往奉天聯絡張作霖。這年冬天中山先生在滬曾接見越飛。

### 到廣州驟成顯要

民十二滇桂軍驅逐陳炯明，中山先生回粵復職（大元帥）。此時聯共已成爲國民黨的決策，鮑羅廷也到廣州來了，主張容共最力的便是左傾思想鑽進了腦子的汪。十三年元旦國民黨改組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其宣言便是汪起草的，公布了聯俄容共的政策，汪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但是黨員有反對這個新政策的，國民黨分裂爲左右派自此始。大會閉幕後汪徵服北平，接洽孫、段、張三角聯盟。

這年秋天直奉第二次戰爭發生。不久馮玉祥回戈，直系瓦解，張、馮共擁段祺瑞爲執政。段邀中山先生北上。但是段所召集的善後會議與孫所主張的國民大會截然不同，所以這次孫段合作又蹈了民元孫袁合作的覆轍，不能實現中山先生的理想。雖然如此，十一月十三日孫還是抱病北上，汪又隨行，胡漢民留守廣州。抵滬後汪先行入京，中山先生則繞過日本於十二月四日抵天津。天津法租界不許民衆開歡迎會，不許歡迎民衆經過該租界，曾引起中國民衆的憤慨。

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山先生抵京，十四年一月廿六日因病入協和醫院。中山先生目的：對內爲召開國民大會，對外爲廢除不平等條約。段想包辦國是，自然不肯公諸民衆，同時又想取得國際的承認（承認其執政的地位），更不敢以廢約開

罪於列強。中山先生病勢轉劇，三月十二日易簣之前黨員及其家屬赴榻前請訓，中山先生說：「我死後，敵人必軟化你們；你們如不受軟化，敵人必害你們。你們如欲避免危險，最後又免不受軟化。」

相傳中山先生說這話的時候眼睛釘住了汪，因爲中山先生最不放心的就是他，好像早已識破了他。他是妥協派和投機份子，祇因其才可用，而且又是相從多年的基本同志，自信憑着自己的品格可以感化他，使之不致誤入歧途。一旦日本身死，再也沒有人控制他了。

汪代表諸人答覆中山先生：「我們追隨先生數十年，從未慮及危險，也從未被敵人軟化過。」中山先生的遺囑也是由他執筆起草的。

中山先生逝世後，汪抽暇到江西建昌縣尋覓他的四姊。他的姊夫姓王，三十餘年來未通音信。當酷熱的夏天，他投身荒山窮岩之中，夜間宿於破廟，卒能尋得他的替姊的所在地，他伴送她回粵，爲之延醫治療，一日賴於復明。

當中山先生北上後，廣州政局變得一團糟：代帥胡漢民責鮑羅廷獨斷獨行，喧賓奪主；軍校黨代表廖仲凱則爲左傾中堅人物，左右派展開了猛烈無比的大鬥爭。汪也是左傾的主要角色，但與其說他左傾，毋寧說他投機來得切當。他看見左派如火如荼的聲勢，覺得向左走可以提高他自己的地位和聲譽。那時候國共決裂間不容髮，共黨激烈份子指國民黨領袖離棄了革命與北洋軍閥妥協。第三國際認爲破裂非其時，不宜操之過急。

六月間汪返抵廣州時，廣州正在進行組工

作。左派鑒於廖、胡相持不下，便推汪担任第一任的國民政府主席。國府於十四年七月一日成立，胡改任外交部長。廖則身兼國府委員、軍事委員、財政部長、廣東財政廳長等重要職，而最重要的還是軍校黨代表一席。軍校前身爲陸軍軍官學校，由於越飛與廖的建議，以此培養黨的武力，創立於十三年五月，担任校長的便是現在的國府蔣主席。校中多俄籍教官，加命將軍亦在其列。汪任黨史與三民主義的講師。

時值五卅慘案之後，反帝運動達到最高潮，人心易於傾向同情中國的蘇聯。國民黨的代宣傳部長毛澤東、組織部長譚平山及分任要職的吳玉章、林祖涵等都是中共跨黨份子，引起國民黨右派的嫉忌，遂有八月二十日刺廖的掀然大波。幸虧其時北洋軍閥互不相能，否則幾乎動搖了方與未艾的革命事業。不久捕獲刺廖嫌疑犯胡毅生（胡漢民之弟）、朱文卓、林直勉等，中政會派出洋考察，了此一段糾紛。並以汪繼廖之後担任軍校的黨代表。

十一月三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鄒魯、林森等在北京舉行西山會議，提議取消政治顧問鮑羅廷及蘇聯軍事顧問，斥共黨有篡黨行爲，並以反共反汪爲口號，時人稱之爲西山會議派。

### 向左轉寧漢分裂

民十五元旦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推汪爲主席。一月二十七日中政會提議北伐，二月一日推蔣爲總司令。國民黨右派欲聯

蔣倒汪，同時左派有認為北伐尚非其時而主張緩進的。三月一日汪兼任軍事委員會主席，改組軍校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這時候汪以一身任國府和政委、軍委兩會的主席，還兼任軍校和革命軍的總黨代表，真是他衝天驚人的時期。三月二十日忽有中山艦事件發生。該艦艦長李之龍是隸名共黨的黃埔學生。案發後，廣州宣佈戒嚴，鮑羅廷宅被監護，廣州市港罷工委員會糾察隊的武裝被解除，共黨的政治工作人員一律退出。這些都是汪極力反對的，而共黨又要求汪免蔣的職，汪無法應付，便辭職赴港，五月登輪赴法。

這時候北洋軍閥紛紛掛上「討赤」的招牌，深以革命軍內部發生裂痕為慶。但是國民黨當局並未放棄聯蘇的政策，而共黨亦深知同室操戈之不利，雙方表示互讓的精神，共黨承認撤退第一軍的黨代表，俄籍顧問離開廣州（四月間鮑羅廷重來廣州，不久又去）。中央黨部改組後蔣任組織部長（陳果夫代）兼軍人部長，葉楚傖任秘書長。同時根據第二屆中委會的決議限制共黨行動，共黨不得任中央黨部的各部部长，中委名額跨黨份子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以上。

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宣佈就職，鮑羅廷被召回粵。自十五年五月至十六年三月革命軍節節勝利，一路打到長江，共黨和左派又展開迎汪復職的運動。

十五年秋天蔣建議國府遷都武漢。共黨雖反對此舉，但終於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實現了遷都漢口的計劃。不久鮑羅廷也到了漢口，而革命總司令部則因軍事之進展移駐南昌。十六年四月一

日汪返國抵滬，蔣汪在滬相見，想共同致力於調和黨見。原來武漢國府在左派勢力籠罩之下於三月十日選任汪為中常委兼組織部長，免蔣的總司令職，代之以蔣、馮、閻、唐的四個集團軍總司令。同時國民黨護黨份子及中和派擬在南京成立國府及中央黨部，便是所稱為寧漢分裂的時期。

汪提議召開中央全體會議解決黨爭，且自告奮勇赴漢調停。離滬時與陳獨秀發表聯合宣言，且有「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滾出去」等等談話，他明明利用左派打擊蔣，想造成國共兩黨唯一之領袖的個人地位。回想他過去的歷史是超然時俗，淡泊鳴高，而此時念念不忘權位之爭；而他以後的歷史又由極端親共走到極端反共的立場，天下事真不知從何說起。

汪到漢口時，四月十日南京國府已成立，十二月上海各地舉行大規模的清黨運動。汪的行動完全站在左的一面。十七日武漢中央黨部免蔣各職，十九日宣言繼續北伐。六月一日蘇聯代表羅易以莫斯科的決議示汪，包括：（一）土地革命不由國府以法令付諸實施，而由下層自行沒收；（二）對軍人的土地暫不沒收；（三）改組中委會，加入農工領袖；（四）武裝二萬共產黨員及五萬農工份子；（五）組織革命法庭以之制裁反共軍人。關於第一項，當時的農民運動實際已握於共黨之手。關於第三項，即要求恢復共黨跨黨份子在國民黨中最高幹部的地位。

六月唐、張兩部在河南告捷。六月六日汪赴鄭州晤唐（生智）商班師回漢的事。那時候長沙有馬日事變，沙市有楊（森）夏（斗寅）回師靖

難，都是軍人反共的吼聲，唐、張兩部的軍心因之不穩。六月十三日汪返漢時為保持軍事勢力，忽下了反共的決心，鮑羅廷聞風先走。武漢中央黨部議決共產黨員一律退出國民黨，並密令軍隊厲行清黨，與下游的清黨運動若為桴鼓之應。七月十五日汪赴牯嶺。令張發奎部回廣州。張與賀龍、葉挺各自行經南昌時，造成了八、一南昌暴動。二十五日汪發表「夾攻中奮鬥」一文。二十九日牯嶺舉行清黨會議，通緝共黨要人譚代英、高語罕等。八月六日汪又發表「錯誤與糾正」一文。

因反共目標相同，八月八日南京發表齊電，十日漢口發表蒸電，寧漢合作之說高唱入雲，汪到上海晤蔣，蔣即通電下野，飄然返奉化故居，即買棹東渡。這時候合作談判又告破裂；寧方主張成立特委會，汪則堅持召集四中全會解決一切糾紛（上海會議蔣、胡均未出席）。十二月汪離滬再往漢口，在武漢政治分會作了某種重要的指示，仍登牯嶺消磨殘夏。

### 反中央聯合陣線

十月初寧方要取消各地的政治分會（因為它的權力太大，可自由任免一省的大吏，儼如國內之國），武漢的武裝部隊即公開宣言反蔣，寧方委員紛紛離職赴滬。汪又溜回到廣州（因為他的基本隊伍已回粵），自任廣東政治分會主席，發起所謂護黨運動，反對南京已成立的特委會，甚至提議在粵恢復中央黨部並召開四次執監會議。

他的意思很明白，想在廣州造成另一個「中央」，與寧漢成爲鼎足之勢。

這時候孫傳芳部渡江攻南京作背水之戰，來勢異常凶猛，而當時的國民黨三個領袖（蔣、胡、汪）都不在南京。汪本來是反蔣的，忽又採取聯蔣的路線，以打擊南京的臨時特委會。十月上旬他函蔣建議在寧召開四中全會，並邀蔣回寧參加會議。蔣覆函表示同意，主張在滬先開預備會議藉以疏通各方的感情。以此蔣由日返滬，廣東推汪與李濟（粵主席第八路總指揮）、張發奎出席上海的預備會。

李離職赴滬的時期，其總指揮一職由黃紹竑代。而廣東內部也在醞釀着爭權分派的危機，李、黃都是擁護南京特委會的，張發奎、黃琪翔却是汪的應聲蟲。張到港後（擬由港赴滬）忽又折回廣州，外傳受汪的主使想乘機消滅李、黃的勢力。駐防東江的陳濟棠部急向廣州開拔，是李、黃的一支援軍。於是賀龍、葉挺乘勢由東江出發，造成十二月十一日廣州大暴動。外傳張發奎與共產軍沉淪一氣是不確的，實在是三角鬥爭，由後來的事實取得證明。

汪於十一月十八日抵滬，十二月二日即在蔣宅舉行會談。汪提議：（一）取消南京的特委會，（二）恢復中執、中監兩會的職權，（三）在京召開四中全會。經幾度磋商，各方一致容納汪的主張，並且通過了另一建議推蔣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後由四中全會推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但是汪的政治前途却因廣州暴動案受到嚴重的打擊，各方罵他是陰謀家，甚至指爲禍首，汪無地自

容，有元電（十二月十三日）引咎自劾，而武漢即展開一片擁汪聲，黃琪翔亦通電迎汪回粵。汪聲明願以黨員資格奔走各方。十二月十七日偕仲鳴出國，此時汪年四十五歲。

從此到十八年九月是汪漫游中南歐靜觀亂的時期。十八年四月蔣、馮、閻、李（四位集團總司令）在北平會師後，胡漢民返國，蔣被推爲國府主席。根據四中全會的決議。八月間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汪發表「關於最近黨務之宣言」，反對全代大會代表產生法有百分之八十由中央圈定與指派，而喊出「黨要民主化」的口號來。九月汪離法返國，與馮、桂各方聯合反蔣。

自北伐告成後，北洋軍閥被革命軍打倒了，而中國還滯留於分裂割據的局面：蔣任中政會主席，另外三個集團軍總司令分任地方政分會的主席（武漢李宗仁、開封馮玉祥、太原閻錫山，還有李濟深兼任廣州政分會主席）。他們各自爲政，不受中央的控制，儼然是「國內之國」。統一後中央欲進行裁兵，各地則欲擁兵自衛。三全代表大會議決組織軍隊編遣會議引起了掀然大波，地方與中央的磨擦日見其深。首先是武漢政分會下令免湘主席魯滌平的職，中央亦扣留李濟深以爲報復。

八月召開編遣實施會議，軍政部長馮玉祥不別而行，悄然回到西北軍中。那時候閻的態度也頗曖昧，第三黨又鬧得很凶，加以被開除黨籍的汪（汪發表黨務宣言後，揭發護黨救國的旗幟，三全大會認爲叛黨行爲，把他和他的黨徒即所謂改組派的黨籍一律開除）四出活動，便與北方的

馮、閻與南方的張、桂組成所謂反蔣的聯合陣線。

第一砲是由張發奎放的，十八年九月十八日在宜昌宣言獨立，主張迎汪爲黨國的最高領袖。此後在廣西的李明瑞、楊騰輝，在河南的唐生智部，還有馮閻兩部將領的聯名通電，都一致以反蔣爲號召。但是反蔣陣線的背景不同，說得好聽點主張各有不同，所以他們的步伐是很零亂的。不久張發奎返粵後即爲陳濟棠所敗，李楊兩部亦爲其它的桂軍所敗，唐部與石友三均被擊滅，反蔣之局瓦解，汪由香港出走新加坡。

### 無目的亦無恩怨

開始則還以調人自居，說着悲天憫人的風涼話。十九年一月十日通電願與蔣同時下野。四月就任所謂護黨軍北方總司令。五月一日中央下令討伐閻馮。五月二十七日北平舉行所謂北方黨務會議，集左右派於一堂。但是汪不過充一名配角，七月二十三日才由日本抵北平，四月四日抵太原與當年盛極一時的閻初度相晤，在太原舉行所謂擴大會議。他們最不放心的而急於想拉攏的便是繼承父業坐鎮東北的張學良，因爲他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果然他通電服從中央，且於九月十八日進兵平津，逼得閻單獨下野，汪又悄然回到香港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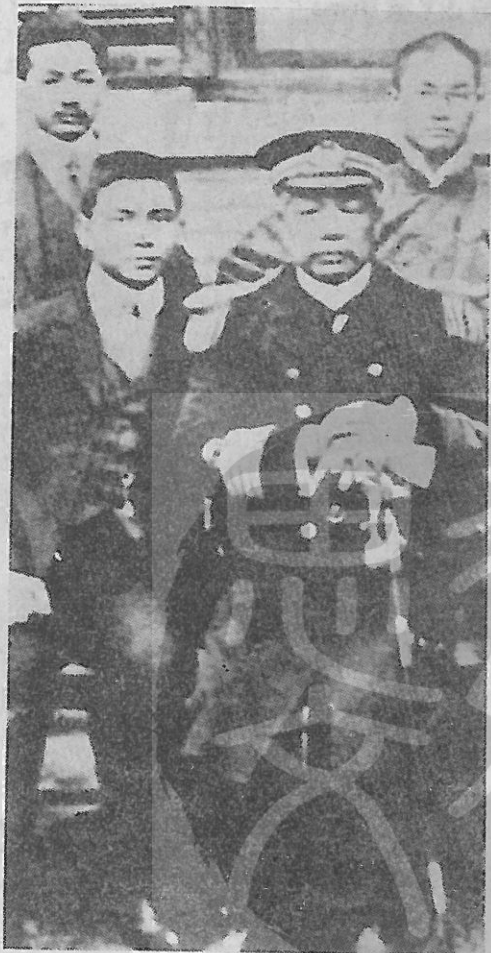
汪早年的摯友胡漢民這些年來深鄙汪之爲人，彼此關係冷淡竟像路人一樣。胡於十七年九月參加政府任立法院長，二十年二月因約法問題被

禁。陳濟棠受了古應芬的游說在廣州發難，汪認為有機可乘，又由新加坡回到香港潛赴廣州參加了另一幕的反蔣之局。五月五日南京召集國民會議，十二日通過臨時約法。二十八日廣東便也成立「國民政府」且組織「非常會議」以與南京抗衡。

霹靂一聲，二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於九一八之夜發生。各方感於聞贖禦侮之必要，所以這次京粵政爭並未引起軍事上的實際衝突，而又展開「精誠團結」的另一新局勢。汪在這一時期實在不能見重於胡派控制下的廣州政府，曾退居香港，想覓取一個新途徑來滿足他個人的政治慾。

由於京粵代表往復磋商的結果，決定雙方在滬進行談判。粵方要求以釋胡為先決條件，又要求蔣下野為取消粵府的交換條件。十月十三日胡重獲自由，二十一日粵代表抵滬（包括汪在內），次日蔣飛滬與之接洽，即在孫科宅舉行會議。這時候善投機的汪在大世界舉行一個選舉會，產生了一批改組派的中央委員。

二十一年元旦南京的新國府改組成立，推舉年高德劭的林森繼任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蔣、胡、汪以中政會三常委的資格為國策的最高指導者。但是胡既絕裾而去（赴粵），蔣又滯留在奉化，祇有無實力的汪徘徊於淞滬之濱，大有孤



汪精衛北上迎袁世凱就職時攝，時年三十歲。其右為大總統府海軍顧問劉冠雄。

燈照隻影之感。南京的新政府天天迎三領袖入京，而三人遲遲不來。上海學生因國事入京請願毆傷了若干要人，而新政府因領導乏人國策無由決定，南京依然是生不死不戰不和的僵局。

一月十六日汪赴杭州迎蔣，兩人連名電促胡入京，胡未作任何表示。同時外長陳友仁主張對日絕交最力，汪不表贊成，孫被迫辭行政院長。此後演變為蔣專管軍事（軍事委員長），汪負責行政（繼任行政院院長）的蔣汪合作之局。

從以上所寫的汪的個人經歷看起來，他實在是個無主張、無目的、無恩怨、無是非的一個怪角。他有着翻動人的風度，配上富於煽動性的口才及言之成章的一支筆，所以也能擁有一部份黨徒，因而取得黨國的崇高地位。但由於他個性之反覆無常，不能與任何人合作到底，常會發生負氣出走的事，終至跳到做演好的火坑裏來。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

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一四

〇四四帳戶，或寄郵票交台北市

龍江街一〇八號或撥電話七七二

四八〇，即可收到書刊。